

顾革 / 主编



中国名家成名作

柯云路

卷

柯云路 / 著

下
夜与昼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名家成
著



柯云路

卷

柯云路 / 著

下
夜与昼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家成名作·柯云路卷 / 柯云路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02
ISBN 978 - 7 - 5060 - 7141 - 3

I. ①中…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030 号

中国名家成名作·柯云路卷

(ZHONGGUO MINGJIA CHENGMINGZUO · KEYUNLU JUAN)

作 者: 柯云路

责任编辑: 翟金明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7141 - 3

定 价: 45.00 元(上、下卷)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65210012

第一章

康小娜走了。景立贞不满地瞪着儿子，说道：“往下的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解决。”顾晓鹰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危机刚一过去，他又厌烦起母亲的管教了。“哼什么？”景立贞瞪起眼，“你惹了几次事了？不是我出面管，你……”

“烦死了。”顾晓鹰不等母亲说完就克制不住了。

景立贞看了看儿子，须臾，换了平和的口气，“你应该对康小娜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她停了一下，察看着儿子的表情，掌握着话的分寸，“先想办法陪她去医院。她会去的。能看出来，她是个有心计的姑娘，不会随随便便走上绝路的。”她又停顿一下，口气变得更为平和，“我看你找她也不合适。这种小市民家庭出来的人，思想意识不好，一天到晚追慕虚荣，只知道迎合你。这对你们双方都没好处。你要找个能管住点儿你的。好了，我不说了，你又该烦了，去干你的事儿吧。”

顾晓鹰站起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半转过头想说什么。

“不要告诉你爸爸，是吧？”景立贞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儿子，讽刺地说。

顾晓鹰没否认。

“去吧。你们成天给你爸爸找麻烦。不是我这么撑护着，早就被你们气死了。”

正是。这个家什么时候能离开她。她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二十年前，她因为专横粗暴，犯了错误，受过挫折，政治热情也大半收了起来。她把相当的精力转到家里，为顾恒操持各种社交来往、内外事务。这些年政治动乱起起落落，她为顾恒，为这个家，也为自己，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更磨炼了她。她现在什么也能想到，什么也能做到，心到意到计到，杀伐决断也到。上下里外，没有一件事能难住她。

姜还是老的辣。每当她掂着干皱的老姜，闻着它浓烈干呛的辛辣味儿，她就感到自己是块老姜。她不臃肿，身骨精干，腰板挺直，骨头和肌肉都干燥没有水分，手背上凸露着筋络，浑身都是干辣劲。她觉得自己的心也是一

块呛热的老姜。没有一点儿情长意短的水分，有的是明瞭利害、储满手段的政治经验。

门铃又响了。她站起来。

要了解京都，就离不开了解形形色色的沙龙。沙龙是社会联系的网络，是突破一个个金字塔权力结构的水平横向联系，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场所。当然，也交换利益。

星期天一些领导干部家中的沙龙最富有研究价值。

透过腾腾烟气，景立贞说说笑笑地应付着满客厅的来客。她笑得极爽朗。顾恒在家时，她甘心并习惯扮演一个含笑陪坐的配角，一个夫人的形象。但顾恒不在家时，她便会生出许多兴奋来，兴致勃勃地扮演主角了。（倘若这时顾恒回来了，她的潜意识中会漾起一丝失望。）

满屋的人都以她为中心，都堆着满脸的尊敬看着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得到充分的反响和呼应，她的每一个态度都会显示出左右局势的力量。她靠在沙发上，不时转着头，听听这个人说两句（受到重视的发言者便会立刻抓紧着机会陈述），没等对方说完，又听听那个说两句。然后，她便打着手势，很利索地说上几句或一大篇。高兴时，便仰身大笑起来，不高兴时，皱皱眉，脸色略变。客厅里人再多，话题再纷乱，她也能感到自己颐指气使的权威。她的笑会在整个客厅荡起一片笑容。她的目光能牵动众人的注意。她的手势更有力量：“这话咱们不要说了。”她只要对她不耐烦的事情挥一下手，那话题也便打了句号。她的言谈举止就是满客厅说话的标点符号。

她很舒服地坐在沙发上，透过稠密的烟气看着满屋争欲和她说话的人，感到自己像浴着阳光躺在热乎乎的沙滩上，用手任意划拉着松软发烫的细沙。那沙真顺从啊，她的手划到哪儿，划痕就跟到哪儿。随她划，随她写，随她挖，随她堆，随她抓，随她拨拉，她的每一点意志都毫无阻挡地立时成为现实。没有比这更畅快的了。

突然，她的目光停留在客厅门口：“老曹，你刚来？别在门口站着啊，进来坐吧。”她伸手招呼道。众人随着她的目光才注意到客厅门口谦卑地站着一个矮瘦的中年人。他叫曹玉林，黑黄的脸上戴着眼镜，与景立贞同在建工局工作，是技术处的处长。看着满屋客人，曹玉林局促不安地略往里踏了一步。

“有事吧？什么事，进来说吧。”景立贞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却装出毫

不知晓的样子。

“……是有一点事。”曹玉林困难地往里走了两步，左右看了看，好像是找不着空位子，其实他是不便于在这儿谈。

景立贞这才笑着站起来：“有急事？好，那咱们到隔壁房间里谈吧。大伙儿坐着聊，我和老曹说点儿事，就过来。”

曹玉林，你怎么了？你不要头脑麻木、神思混乱呀。你怎么又恍恍惚惚的？眼前又一片迷雾似的？恍惚什么？晕乎什么？紧张的？

刚才客厅里人多，景立贞当着众人的面问你有什么事，你是一下懵了，惶乱了。客厅里烟气腾腾，一双双眼睛好像都注视着你，你脸烧了，额头出汗了，你觉得无地自容，你觉得众人的目光里都含着冷冷的轻蔑，你觉得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你。你这些天一直这样感觉，只要踏进办公室，踏进会场，踏进一切有熟人的地方，你抬不起头来，你没脸见人，你像一个高血压患者，一下踏进蒸气腾腾的澡堂，湿热的蒸气一下淹没了你，你感到心跳加速，感到头晕，感到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

这比踏进澡堂更难受。澡堂里没有那么多冷蔑的目光，只有浓雾般的蒸气，你可以慢慢退出来。在门外喘一喘，凉一凉，然后再慢慢地试探着踏进去。

现在已经离开客厅了，你还头晕什么？这是和景立贞面对面在另一个房间里坐下了。很雅致的房间，有大写字台，大书柜，有明晃晃的大玻璃窗，窗外的塔式起重机背衬着蓝天一动不动，有沙发，还有大衣架。上面挂着几件衣服——这是最让你感到亲切的，那上面每一件衣服都垂得那么随便自然，还有地下的一双黑绒布拖鞋，所有这些，都让你感到一种家庭生活的松弛。这是星期天，隔壁人家的电视正在播放足球赛实况，是在景立贞家中，不是在她的局党委副书记办公室，谈话会容易一些，随便一些。景立贞脸上的笑容不是很亲热吗？你可别紧张啊。你怎么刚坐下膝盖就打抖啊。放松一点儿，脚跟落实一点，不要踮着，两手按住膝盖，心跳不要管它。你紧张什么，你不是早已想好了和景立贞谈话的方法了吗？怎么开始，怎么过渡，怎么进入主题，不都是想了又想，打了几遍腹稿吗？

不要惶乱，往回想想。

你一路上不是还反复温习准备了吗？

无轨电车上真挤，前后左右都是扛来扛去的肩膀，热烘烘的脸，举起的胳膊，拱来拱去的屁股，他根本站不稳，他也不用站稳，他在人群的夹挤中随其拥动，不会倒，四面都是人墙，各种方向的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抵消。这儿的人群不让他窘促，都不知道他的事情。车哼呀哼地慢慢开，他不嫌慢，他要抓紧时间再想想。

到了景立贞家，首先要自然，一定不要煞有介事。来干什么？就是好长时间没来了，该来看看了嘛。他应该显得挺随便地笑笑，他想象着自己将要在景立贞面前做的表演，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了已身临其境的预演的笑容。就是来串串门，顺便呢，噢（自己又该一笑），谈件你老景关心的事啊。什么事？你托过我的嘛，不是公事——那在办公室就找你了——是私事。想起来了吧？你不是说过让我注意着，有合适的姑娘给晓鹰介绍一下吗？我一直记着呢，现在有点儿目标了……要说说笑笑地谈，千万不要露出巴结领导的意思，完全像同事间相互帮忙那样坦坦然然嘛。总之是谈平平常常的好事情，景立贞会有谈兴的。然后，再通过适当的过渡话题——这一点他已想好了五六个——转到自己真正要说的事情上，要显得是自然而然谈起的，今天原本没这打算。最好话慢慢往那儿靠近，让景立贞提起这个话题来。

怎么了？脸烧什么？自己这么想不道德了？做人是要讲原则，可说话总要讲方式吧？自己是犯了错误，可那是疏忽、考虑不周。自己并没有丧失道德。

真的没丧失道德吗？自己真的只是疏忽所致吗？

女儿那默默无言的目光，穿透他心的目光。……

“爸爸，你怎么又走神了？”女儿的话在耳边响着。他从恍惚中醒悟过来。星期天的窗户一片阳光，女儿的眼睛闪亮亮地观察着他。他抱歉地笑笑：“爸爸想事儿了，来，咱们接着往下复习吧。”

女儿撅着嘴不满地瞟了他一眼，默默看着桌上的几何书和复习提纲，等着他。“噢，咱们接着来做这道题，刚才讲到哪儿了？”女儿面临考高中，他帮着复习功课。只有这样一个女儿，妻子病逝了，女儿成了他的命根儿。“不是还没讲嘛，你一点儿都不关心我。”女儿嘟囔着。“爸爸哪能不关心你啊，爸爸最近有事，忙了点儿。”他连忙解释。他怎么能不关心女儿？这么鲜嫩的女儿，站起来比他还高，眼睛黑亮黑亮的，周身都闪着生命力的光亮，女儿是他的太阳。她一回来，家里就一切都亮了，若是晚饭后女儿挽着他的胳膊

在楼下散一会儿步，他简直幸福极了。他一边走，一边能觉着旁人都注视着女儿，也看着他。女儿的光亮照亮了他，他不那么干瘦矮小了；照亮了四周，路旁的松墙、草坪、花圃，都更活灵可爱。

“爸爸，您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吧，怎么老发呆啊？”女儿审视着他。

“爸爸能出什么事儿，咱们往下讲吧，这道题……”

“爸爸骗我，你就是出事了，我能看出来。”

“没有，真的没有。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他窘促地解释着。

他感到了女儿那越来越怀疑的目光，他感到了自己的不自然，额头渗出了细汗，他不会在女儿面前撒谎。可他的事儿能让女儿知道吗？女儿是父亲的太阳，父亲也是女儿的偶像。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

家里来人，他陪着客人在门厅里谈话。客人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间。女儿默默地站在床边。房间已经被她打扫过，他早起胡乱叠就的被子女儿已整理得整整齐齐。不知为什么，女儿的目光有些异样。

“怎么了？”他问。

女儿垂下眼，紧紧抿住嘴唇，没说话。这时，他看到了床上的那份打印材料，他昨晚塞在枕头下面的：“关于曹玉林利用职权窃取他人科研成果的调查”。

他困难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女儿抬起头，神情复杂地看了他一会儿，又低下头，好像在想什么，不声不响地走了。太阳没了。屋里黯然而了。

自己是怎么了？刚被提拔为处长一年，就弄成这个样子？兢兢业业了几十年，谦谨小心，从无纰漏，怎么就糊里糊涂犯了这么大错误？

应该往回想想……

报社记者来建工局，在景立贞的办公室。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膝盖上打开着笔记本，还带着那种刚当上记者的稚嫩。可他在这两个年轻人面前抬不起头，像是老师面前被训问的小学生，低着头不断用手绢擦着使眼镜下滑的汗水，困难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要了解“沙桩技术”的整个发明过程。这是一项在沙性土层上搞建筑时对地基做处理的新技术，能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提高工效及质量，荣获了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他本人对这项重大发明有何具体参与和贡献？在设想的萌芽阶段，他是



五人中的一个，并非主角。后来，他提拔为处长，对这项发明再没有任何具体参与，当然他还支持。这就是如实的情况了。

可为什么，最后他倒位居获奖发明者的首位了呢？

他感到自己的头像半间房子一样大，嗡嗡的，他看不见眼前的人，只听见两个记者的问话在一个包围他的模糊世界中飘来。他还听见景立贞的话反复响着：“我们工作没做好。曹玉林同志有错误，该好好检查。不过，他是刚从中年知识分子中提拔上来的新干部，缺乏经验。最好不要见报，让我们自己解决……”

他的名字是怎么写入发明者名单的呢？怎么最后又列到首位了呢？

不要糊糊涂涂，往回好好想想……

申请科技发明奖的上报材料被一只恭敬的手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怎么，他曹玉林的名字也被署上了？这样不合适吧？他不能无功受禄啊。恭敬的手后面是恭敬的微笑：“曹处长，您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后来又是在您一手领导和支持下研究成功的，署上您的名字是完全应该的，我……噢……我们几个人都这样认为。”矮个儿的工程师王学礼笑着说道，他是沙桩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他敦厚恭敬的微笑从来让人舒服，最近，在自己当了处长以后，更加让人舒服。暖呼呼的，熨帖人的。这么说，自己署上名是应该的了，虽然他心中有着难以消除的时强时弱的不安感，不道德感，却像被面前这恭敬的微笑溶化了似的，而且，一种更有力量的诱惑在意识深层兴奋着他。沙桩技术现在成了影响重大的科技成果，报纸准备报道，电台准备广播，国家准备给予发明奖，一旦署上名，在建筑史上都将占有小小的光荣的一页。……他在那使他晕乎乎的微笑后面，隐隐约约想到：矮个工程师的妻子要从外地调回北京，自己应该多帮助想办法……

只回想到这儿？

还该往前回想回想……

——刚宣布完对他的任命，周围都是祝贺的笑脸，他很兴奋，很不安。他很诚恳地握着每个人的手，他很感动地感谢着每个人的祝贺，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着感谢的话，他的脸像喝了酒一样发热，头也一片迷雾般发晕，他分不清每个人都说什么了，他也记不住自己都说过什么了，他只是和许多的手握着手，分不清哪只手粗糙，哪只手细嫩，哪只手干燥，哪只手潮湿，哪只

手热，哪只手凉，哪只手热情，哪只手冷淡，哪只手真诚，哪只手应酬，他只是满心要好好工作，满心地感谢，还有满心的歉疚——向自己表示祝贺的，有的比自己资历老，有的比自己年轻有才，可现在他要领导他们，他很不安。他要努力、尽力……

——他不知不觉注意起穿戴来。以前过节时才穿的呢制服，现在经常上身。过去从不照镜子，现在总要在镜子前整好衣装发型才去上班。是女儿发现了他的变化：“爸爸，你当了处长可注意起打扮来了。”“是吗？”他愣了一下忽然自我发现，“不好吧？”“怎么不好，不当处长也该注意美嘛。”女儿的话像是一颗定心丸。

——曹处长，曹处长，人们到处都这样尊敬地称呼他、请示他。他总是老大的不安，连连点头赔笑，好像欠着对方什么。几十年驯驯服服惯了，他还不适应这地位的变化。当那些比他资历还老的人这样尊敬地称呼他时，他的不安到了窘迫的程度。可同时也有一种暖热的兴奋感陶陶然涌上来。他像喝了不多不少的酒一样，晕乎乎、飘荡荡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处在了这种舒泰的状态中。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讲话。喜欢在各种会上讲几句，哪怕是处里十几个人的工作会议。他坐在那儿很激动，紧张地做着心理准备，他的脸会涨得通红，他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来回理着并不用理的笔记本，然后，要咳嗽好几下，才困难地开始讲话，遇到和兄弟单位一起聚餐时，他也总要涨红着脸，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几句符合处长身份的祝酒词。

——他在各种场合学着当处长、当领导。到处是新的课题，新的窘困，新的进取，新的刺激……

“什么事儿啊？”两个人坐下以后，景立贞亲切地问。她非常清楚地感到着自己局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这是一种有重量的感觉），她从自己的坐姿中，从自己说话的口吻中，从看着对方的目光中都感觉到这个身份。当然，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家中，她还感觉着自己主妇的身份，这使她又多了一点随和，化为接见一个下属特有的微笑。聪明人对一切人、事都能有个恰当的态度，那态度便符合着他与对象的全部双边关系。

“啊，我是想来问您……”曹玉林还没开始正经谈话，就局促地流汗了。景立贞的一句问话就把他那“随随便便到同事家坐坐”的预定态度摧垮了。他双手扶膝前倾身子坐在那儿，往上扶了扶眼镜，然后抬起头，他那瘦削的

尖下巴的脸，使景立贞只看到他那副显大的眼镜和镜片后面闪烁的眼睛，还有就是眼镜下两块凸起的颧骨。

“到家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景立贞爽朗地向上一摆手，目光中则含着早已把对方的来意看明白但又装着不明白的自觉有趣的戏谑。

“有几件事。不知是先说哪件好。”

“一件件说嘛。还讲什么顺序，又不是让你做报告。”

“一个，就是关于晓鹰的事儿。”曹玉林只能这样生硬地开始预定的谈话内容。他觉出了自己的窘困，觉出了入题的突兀和不自然，明显露着“巴结”领导的意思。但他没有应变自如的能力，他还没学会。

“关于晓鹰的事儿？”景立贞故作诧异，“什么事儿？”

“您不是让我帮着物色物色吗？”曹玉林额头上沁出了汗。

“物色什么？”景立贞似乎还是不明白。

这个曹玉林，瞧他在这副样子。当了一年处长，简直不像样子。不会当官，还要学着端官架子，不会圆通应酬，还要学着应酬，学又学不像，一股寒酸气。真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阵风又要把知识分子抬这么高。现在，曹玉林又来帮着副书记相儿媳了。要说这不是坏事，你就不会避开这段时间？局党委正要研究对你问题的处理，你在这个时候讨好领导，不太笨了吗？可怜的小聪明。

“你忘了，你今年春节时说过的？”曹玉林硬撑着脸上的笑，略微缓缓了自己的窘困。

“噢。”景立贞“恍然大悟”了，仰身笑起来，她用手戳点着曹玉林，“你呀你，你还记着我的话呢？我都忘记了。”她一摊手摇了摇头，又收回手轻轻拍了拍额角，“我这记性真是衰退了，自己托同志的事，自己倒忘了。”她往前坐起身，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你发现合适的没有？”

“我就是想来说说这事儿。”

可怜的曹玉林，这下才有了自然劲儿。他很认真地介绍了三个姑娘的情况，而且做了客观的评价比较。也许是这种客观的分析使他忘记了谈话目的的复杂考虑，他的神态与刚才不一样了，显得谦逊朴实，一丝不苟。

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好好一个工程师，本本分分地搞技术多好。景立贞望着曹玉林的神态变化，心中感慨着。

她现在对曹玉林讲的情况倒真的感兴趣了，三个姑娘确实都值得考虑。一个是新进入中央任要职的某领导的女儿；一个是某位离休部长的女儿；还

一个父亲是大学教授。年龄都在二十五六岁，都有大专文凭，品貌俱佳。

“你怎么发现她们的？”景立贞诧异地问。这似乎远远超出了曹玉林社会联系所及的范围。

曹玉林笑笑：“我前几年在建工学院教过一年书。这都是我的学生。”

“噢。”景立贞点点头，这是她不曾想到的。

三个姑娘的情况似乎不相上下，景立贞也不再细问，她关心的是她们的家庭背景。

“我觉着她比较起来理想一点。”曹玉林说道，他指的是那个中央领导的女儿。

景立贞却蹙着眉若有所思地微微摇了摇头。她知道曹玉林的思想：中央领导的女儿岂不最好？这位上任一年的处长太不懂上层的事情了。她考虑得远比这深细复杂得多。她深深懂得政治联盟的重要性。亲家是中央领导当然最好，有许多政治上的好处，但又必须保证这是位在政治上长居久安的亲家。要不，政治上大起再大落，和他扯在一起，有大麻烦，会牵连顾恒。这位新提上去的中央领导是什么背景，凭什么关系上去的，她还不知道，不敢打包票。

“这一个先不考虑吧。”她想了想说。

“她不理想？”曹玉林有些不理解。

“她不是独生女吗？怕性格不好。”景立贞不便多解释。

剩下两个姑娘供抉择。

“那是不是她更合适点儿？”曹玉林指的是那位离休部长的女儿。

景立贞不易觉察地微微皱了皱眉。这个曹玉林，一辈子没掌过什么权，怎么就这样崇拜权力地位——包括崇拜它的影子。“我倒倾向于那个教授的女儿。”她说。

曹玉林看着她，神情中又有些理解了。

真是太不跟形势了。现在知识越来越值钱，你这个知识分子反而看不出来？终身制在取消，一个离休的部长慢慢就不如一个教授有地位，这不是明摆的吗？然而，她又有些犹豫了。这位离休部长的情况她是知道的。这不是一般的部长，一退下来就两手空空，影响全无，他根子深，与中央现在许多重要领导都有渊源，社会联系很广。这是一个既有实际力量又在政治上绝对保了险的老干部——离休，既是权力的丧失，又在政治上永久保险了——难道不是最理想的亲家？

“我再考虑考虑吧。”她说，“谢谢你老曹，还记着这事儿。要不这样吧，把两个都介绍给晓鹰，让他自己选择选择。”

“好。”

“这事就麻烦你了。噢，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啊？”景立贞问。

“我……”曹玉林一下又局促起来。

“是工作方面的事吧？”景立贞紧接着递上话来，不容曹玉林多踌躇。

“嗯……”曹玉林不知如何说是好。

“你这个老曹，就知道考虑你那技术处的工作，肯定不是说家长里短的闲事儿吧？”景立贞指点着曹玉林，含着赞誉地说道。

“不是。”

“那咱们到办公室再谈吧，星期天都轻松轻松，给大脑放放假。”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着说。

曹玉林不自然地笑了笑，什么话也说出来了。

“走吧，咱们回客厅去，和大伙儿一块儿闲聊吧。”景立贞说着站起来。

曹玉林只能勉强地跟着站起来。

“噢，关于沙桩的那件事，”景立贞一边往房间外面走，一边像是突然想到一件小事似的随意说道，“就等党委处理决定吧。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

大门已被客厅里出来的客人反客为主地打开了。

门厅里迎面站着刚刚进来的古陵县县委书记李向南。



第二章

李文静放下电话，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手撑着下巴发呆。她要使自己平静一下。她没想到他会来电话。

“……文静……是我。”电话里是个有些怯懦的声音。

“你是谁呀？我确实听不出来。”她说，同时心中在猜测。

“我是……”电话里沉默半晌，声音十分低弱，“红红好吗？”

李文静挂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是他的电话。离婚十年了，他第一次来电话。“有什么事吗？”她平淡地问。

“我……我想……今天……”电话里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今天不能去看看红红？”

李文静沉默了许久：“你说过，永远不再打扰我们。”

“我……前几天……在电视里看见红红……参加智力竞赛……今天又是她的生日。”对方断断续续地说。

她头脑中一片迷乱，隐隐闪动着各种矛盾的意念和情绪，闪动着过去与现在的许多场景，红红的小脸……她懵懵懂懂地失了惯有的果断，既没答应，也没拒绝。“你别来了……”她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她又说。接下来，双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阵儿，她慢慢挂上电话……

她曾经结过婚，她和他是同学，她和他似乎有过共同的理想，又那样不吵不闹地离了婚，留下了一个女儿，女儿今年已经十三岁……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存在。凡是存在的就不能回避。社会的历史不仅被文字、书籍、雕塑、绘画、建筑、风俗习惯、社会关系“记录”留存下来，也被社会心理、思想理论、大众情感、各种活的人物……“记录”留存下来。一个人的历史也如此。她现在的生活现状，她思想感情上的刻痕，她的女儿，周围人对她的看法及定义（一个离过婚的带着孩子的女人），无不都是历史的现实化。她能摆脱吗？人不能和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情告别。人一生必将肩负着全部存在走完人生的道路。

“妈，你怎么了？”女儿在一旁问。

“没怎么，想点儿事儿。”

她呆呆地坐在桌前，脚下放着她出差回来的行李。她手里拿着几封展开的信，那是另一个女人写给丈夫的，充满着恋情，也记录着充满恋情的一次约会。还有一封，是丈夫写给那个女人的，“我和妻子相敬如宾，但我不爱她，我们的婚姻是爱情并不成熟就结出的果实……”他在信中这样说。

她一回来，就发现了桌上的这几封信。

丈夫并不知道她会今天回来。三岁的女儿在床上睡得正香，带着憨甜的笑容。丈夫照料得很好。他很爱孩子。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钥匙开门的声音。“你回来了？”丈夫一进屋，脸上露出一丝惊喜，“我下楼拿奶去了。”她无言地看了看他。他的目光落在了她手中的信上，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垂下了眼。

不久，她首先提出了离婚。

她平静了。“红红。”她叫道。

“妈妈，干吗？”女儿看出她神情的异样。

“你过来。”她站起来坐到床上。

女儿走到床边面对着母亲坐下。李文静用手轻轻理了理女儿的头发。女儿眉目清秀，神情纯洁。女儿长大了吗？从母亲的眼里看，她还小；可是想象起自己十三岁时的心理，又知道女儿该是懂事了。孩子实际上总比在父母心目中更成熟。

“妈妈，有事儿吗？”

李文静点了点头。她把手轻轻放在女儿手上。一切她都想好了，女儿该知道她应该知道的事情了。“红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说。女儿想到昨晚出现的生理变化，眼一垂，圆圆的小脸微微红了。她用整齐的牙轻轻地咬着嘴唇。

“有些事，应该告诉你了。”

女儿很听话地点点头。

“知道妈妈要和你说什么吗？”她问。

女儿默默地看着她。她也看着女儿。女儿的目光是纯洁的、透亮的。母亲在眼镜片后面的目光是温和的、慈蔼的。仅仅一年以前，女儿还像个小毛

丫头，像个没绽开的花骨朵，这一年好像一下开放了，眼睛、鼻子、嘴的线条都分明起来，闪露出动人的光泽。妈妈这两年眼角的皱纹多了，脸上的皮肤也明显松弛了，自己倒像是一直没有发现过似的，一直觉得母亲还年轻。“妈妈，”红红用纯净透明的目光理解地看着母亲，轻声说，“你是要结婚吗？”

“不是。”不知为什么，一听女儿这种说话的声音（好像她需要女儿保护似的），眼里就一下涌上泪水，李文静温和地笑了笑，摇了摇头。

女儿又看了看她。

“你知道妈妈要和你说什么吗？”她问。

“知道。”女儿的声音很低。

李文静不相信地看着女儿。

“你要说爸爸……”

李文静受到震动。她惊愕地看着女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知道？”好一会儿，她才听到了自己干哑的声音。她从未和女儿谈过这件事。“你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我们，他不愿和我们在一起。”这是过去她对女儿唯一的说明。女儿也从来不问。“你想知道这件事吗？”她问。

“想。”

“过去一直想吗？”

“是。”

“为什么从来不问呢？”

女儿看了看母亲，垂下眼又沉默了。

“那你恨妈妈吗？”

“不……我恨他……”

看着母亲走出院门买东西去，红红坐在桌旁陷入恍惚。姥爷、舅舅们都出去了，院子里空落落的。多年的老房老院本就显阴，院中央还有一棵树，像个沉默不言的僵化老人。这让她想到一个字谜：方方院中一棵树——困。隔着灰乎乎的纱窗往外看，院子更显黯然。院子外面，隐约听见星期天北京的喧闹，愈加衬出小院的寂静。她心中突然涌上来一种孤单感。孤单中还有一丝凄凉。

因为她一个人在这个空院里？因为妈妈不在她身边？

不。她常常有这种孤单感。

她一个人赤着脚在湿软的海滩上走，低头看着自己踏出的脚印。右边是壁立的岩石；左边是蓝色的大海；海浪一层层扑上沙滩，浪花是白色的。她一个人朝前走着。脚下的沙滩是金黄的，头顶上的天空是灰蓝的。浪花溅碎的水珠打湿着细腻沙滩，打湿着她的脚，打湿着她的上衣，打湿着她的脸。整个世界潮湿而模糊，模糊而寒凉，寒凉而寂寞。她闭上眼在沙滩上走着。太阳晒得她热了，渴了，有人抚摸她的头发，给她送过水来，她喝着，知道是母亲在身边。她又走着，天阴了，下雨了，衣服湿透了，冷得哆嗦了，她要烤火，可是没有火。她想喊妈妈，然而，她想到妈妈也没有火，也怕冷。她只好一个人继续朝前走。大海里有无数喧嚣的声音在喊她：来这里吧，你是鱼变的。她倔强地回答着：我是猿猴变的。海里的声音又在喊：猿猴追溯上去，也起源于水里的生命。你来吧。不，她不去。她要寻找火。海里的声音还在喊：你前面永远是阴雨天，见不到太阳。不，她不相信，太阳会出来的，太阳就是火……

这是自己哪天夜里做的梦？

她左手撑着脸颊，脸向左歪着，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她突然漾出一丝自觉好玩的微笑。妈妈就喜欢这样坐着，而且也喜欢用左手撑着脸，目光呆滞地想心事。妈妈想什么呢？自己再过二十多年是不是就和妈妈一样？她不愿意。她不会的。自己虽然有很多地方，譬如走路时甩手的姿势像妈妈，可也有许多地方不像。她一说话就爱脸红，妈妈从不脸红。她喜欢低下头抬起眼看人，妈妈喜欢略抬着头微垂下眼看人。还有一些地方，她也不像妈妈。那像谁呢？

像他吗？他怎么样呢？她恨他。

她羡慕那些既有母亲又有父亲的同学……

有人摁门铃。大门没有插上啊。她快步走到院门口，拉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样子很瘦削、很文弱，手里提着书包、网袋，温和的眼睛里含着一丝紧张。他看着她，露出微笑。“你妈妈在吗？”他问，白皙的脸上涌起红晕。

何之光一边给七岁的儿子洗着澡，一边不时抬头看看电视屏幕——正在播放中学生智力竞赛。他的手突然停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从课桌后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女孩子李小红正是他的女儿。虽然，他有六七年没有见到她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他没看错。离婚以后，女儿跟了李文静，